

后汉 枭雄录

这是一个沉默的朝代，礼崩乐坏，天下乱离。游牧铁骑席卷而来，人民水深火热，所有的希望都被战火烧干。不战即死！中原草野的英雄纷纷提起了剑，云积雨布，三朝龙兴的壮丽大幕正缓缓拉开……

龙战
天下
tianxia



小红肠近卫队书号



南海出版公司

后汉 枭雄录

龙战
天下



HOUHAN
文 录
卷 一
卷 二
卷 三
卷 四
卷 五
卷 六
卷 七
卷 八
卷 九
卷 十
卷 十一
卷 十二
卷 十三
卷 十四
卷 十五
卷 十六
卷 十七
卷 十八
卷 十九
卷 二十
卷 二十一
卷 二十二
卷 二十三
卷 二十四
卷 二十五
卷 二十六
卷 二十七
卷 二十八
卷 二十九
卷 三十
卷 三十一
卷 三十二
卷 三十三
卷 三十四
卷 三十五
卷 三十六
卷 三十七
卷 三十八
卷 三十九
卷 四十
卷 四十一
卷 四十二
卷 四十三
卷 四十四
卷 四十五
卷 四十六
卷 四十七
卷 四十八
卷 四十九
卷 五十
卷 五十一
卷 五十二
卷 五十三
卷 五十四
卷 五十五
卷 五十六
卷 五十七
卷 五十八
卷 五十九
卷 六十
卷 六十一
卷 六十二
卷 六十三
卷 六十四
卷 六十五
卷 六十六
卷 六十七
卷 六十八
卷 六十九
卷 七十
卷 七十一
卷 七十二
卷 七十三
卷 七十四
卷 七十五
卷 七十六
卷 七十七
卷 七十八
卷 七十九
卷 八十
卷 八十一
卷 八十二
卷 八十三
卷 八十四
卷 八十五
卷 八十六
卷 八十七
卷 八十八
卷 八十九
卷 九十
卷 九十一
卷 九十二
卷 九十三
卷 九十四
卷 九十五
卷 九十六
卷 九十七
卷 九十八
卷 九十九
卷 一百

小红肠近卫队卡号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汉泉雄录/小红肠近卫队 44 号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7. 10

ISBN 978-7-5442-3810-6

I. 后… II. 小…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6055 号

HOUHAN XIAOXIONG LU

后 汉 泉 雄 录

作 者	小红肠近卫队 44 号
责任编辑	刘一民 廖思拍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黎明晖印刷厂
开 本	73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810-6
定 价	25.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引首

诗曰：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话说这四句诗，乃是故唐一位才子名士，姓柳，讳淡，字中庸所作，为叹军士守御边关、朝生暮死之苦。想来那君王开国，社稷江山得之不易，须要顺乎天理，合乎民意，谨小慎微，挣得基业传于后世，正是寸土寸金，一毫不可丢失。却不道弟子孩儿为君昏聩，将大好江山、花花世界双手捧与敌人，还生怕不恭谨了些儿，使其受之不豫。也有那一班昏庸小人，借了天时，窃了大位，虽也是开基之主，却将国土做钱钞，大片把与外国来求扶邀助，为子为奴，丝毫不觉羞耻，遗得万千祸患于后世，遭千古唾骂。可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这些话有个因头。话说唐朝末年，变乱横生，百姓艰难，先是黄巢反唐，后是五代纷争，把个皇帝如同走马灯一般换来换去。汴梁反了朱温，河东兴了沙陀。石敬瑭甘为契丹儿辈，便是他献了燕云十六州，传祚不及十载，便又换了后汉。说起后汉，国祚虽短，晋、宋英雄辈皆在此时龙兴云积，精彩非常，天下事数载之内已定。究竟事迹如何，且看正文。

第一回

唐庄宗旋兵晋阳城 刘知远夜入李家庄

001

第二回

郭雀儿怒杀罗霸遇 史弘肇私纵阎越英

009

第三回

安跋岳雪中追逃卒 柴小姐月下赶郭威

017

第四回

柴小姐用计荡长砑 郭文仲虚情入草莽

025

第五回

赵弘殷徇私纵龙虎 柴小姐追夫结凤凰

033

第六回

刘知远点将大校场 郭文仲斗武晋阳城

041

第七回

苏逢吉入幕指挥府 周世宗认亲河阳城

049

第八回

唐皇兵围晋阳地 三勇合斗高行周

057

第九回

为儿皇帝千古奇耻 割十六州万代祸端

065

第十回

传二帝晋祚终焉 换紫宸汉室初现

073

第十一回

周世宗遇险归德境 高怀德落草石砑山

081

第十二回

刘崇平定麟州地 杨业酣斗高怀德

089

第十三回

史弘肇征伐南路 武行德大战河阳

097

第十四回

许王归第服鸠酒

汉祖入汴立朝纲

第十五回

杜重威叛汉踞邺城

高怀德归朝战杨衮

第十六回

满达勒北窜定州界

王景崇西征平关中

第十七回

汉高祖驾崩大梁地

刘承佑龙换紫微天

第十八回

把朝政苏逢吉弄权

治京都史弘肇施威

第十九回

王景崇献俘汴梁府

总伦僧进谏河中城

第二十回

夺永兴赵思缩为乱

踞潼关李守贞造反

第二十一回

洛阳二后赚虎将

关中三镇起狼烟

第二十二回

围凤翔赵弘殷施计

战长安尚洪迁献馘

第二十三回

汴梁祭郊答李业

河中换帅任郭威

第二十四回

踞太原刘崇违朝令

困河中郭威立长围

第二十五回

犯酒令李审付军法

战宝鸡郭威救咸阳

第二十六回

射箭书三将归炎汉

围内城父子下阴曹

201

193

185

177

169

161

153

145

137

129

121

113

105

- 第二十七回 屠满门李守贞纵火 入汉营刘成琦致书 209
- 第二十八回 破长安赵思绾弃市 平凤翔王景崇败亡 217
- 第二十九回 破七阵汉将驱胡虏 靖三边郭威镇邺城 225
- 第三十回 汴梁勾缠文武斗 江山震覆风雨来 233
- 第三十一回 邺城下风云连天起 刘子陂汉周两龙争 241
- 第三十二回 日落平野刘亡郭立 龙换北辰汉废周兴 249

话说后梁乾化四年，唐室已灭，天下纷乱扰不休，正是：四面狼烟起，八方烽火来。有河东太原一境，沿用着唐室年号，不服朱官家管辖。为主的乃是沙陀酋长李存勖，他继其父王位六载有余，果真是少年英杰，君臣同心，将河东一境整治得百废俱兴，民安业乐。去岁发大军北克幽、燕，不数月，破了刘仁恭，擒其父子回了太原，祭了先王李克用，大吹大擂，夸强道胜。又正是春冰初破，大地回暖时节，李晋王顾念边人将校连载苦战，下谕着太原有司征寻故将之后，艰难些的与他些钱粮营生，蹭蹬些的与他个职事做。于是边人同乐，一境融融。

数内有个小舍刘知远，家住晋安村，时年一十九岁，祖上军汉出身，世为边校，其父刘瑛随先晋王李克用为将，几回沙场。正是：由来征战地，能见几人还。瑛歿于阵上，抛下刘知远守着其母安夫人凄切谋生，孤儿寡母，乱世间多少艰难。刘知远只得与人放马为生，养着母亲安氏并两个弟兄——刘崇、刘信。那刘崇本是安氏外甥，小刘知远数月，刘信乃刘知远叔弟，可怜生逢战乱，小小年纪便死了爹娘，刘知远一并抚养，一碗稀粥分两半，母亲一半，另一半自己弟兄三人一递一勺儿，凄惶难言，待诸昆弟年纪稍长，方才略有好转。话说刘知远闻得此信，心内大喜，与母亲商议，要讨个出身。第二日大早起来，寻些净水洗了面，拿出亡父当年结束，走转到晋阳府衙而来。

那晋阳府衙衙役班头乃是军校李洪信，其父本是边豪，李存勖见他有些膂力，抬举他做了晋阳府金枪军使。李洪信性情刚暴，又兼贪酷，昨晚吃酒赌输了钱，心绪大劣，直睡到日上三竿，方才打开了衙门，排出告示，捉个交床坐在府衙门口，且等人来。不一时，一汉背个兜鍪远远行至，到李洪信面前，唱个肥喏，开口动问：“敢问将军，闻得晋王千岁有谕征寻故将之后，小姓刘，名知远，先父讳瑛，十年前随老王爷上阵歿了，特来应征。敢是在此处投身？”

李洪信抬起头来，见眼前这人十八九岁，紫棠面皮，身材削悍，一双眼白多黑少，状貌甚凛。他也不放在心上，只将右手抬起，三个手指嗒嗒一碰，问：“带得些什么来没有？”

刘知远素在寒微，不晓规矩，哪里知道他是要见面钱，于是将兜鍪从背上解下，双手捧过：“此乃先父上阵所用的头盔，将军过目。不敢动问将军高姓大名？”李洪信见他如此不晓事，心内那一分火化作了三分，便又问了一

句：“本将李洪信。为军之人，须有见识。你可有些什么上献？”刘知远听他问到见识，叉手不离方寸，谨言道：“小人略识些文字，苦不甚通，略学些拳棒，亦不甚精。虽然不堪，却也知晓些忠孝大节，只有将这一具贱躯献与王爷千岁，还望将军通融体察。”李洪信只听得气涌胸脯，十分怒火再也按捺不住，夹手抢过那具兜鍪，在府衙门口的石狮子上只一磕，裂成三片。李洪信回过身来，指着刘知远大骂：“万死杀才！王驾千岁为国家除残去秽，正在用人之际，着本将寻访将门之后，担着泼天也似干系，你这厮文武皆无，更兼不晓人事，本将如何敢着你这等人？速速退去！”千杀才万杀才，不住口地恶骂。刘知远见他坏了先父遗物，心头大怒，碍着在府衙门前，不敢造次，只得含恨拾起那具破盔，循原路忍气返回。

出得太原城，行不上数里，迎头遇见兄弟刘崇与伴当石敢。刘崇见他大哥面色不豫，问道：“阿哥，甚事着恼？小弟昨日讨得些生活，与阿哥胡乱吃杯酒散散愁。”刘知远正在烦乱之时，与二人走入道旁一间村店，命店主人筛几碗酒，切些下饭安排。

那刘崇与刘知远同年，只小刘知远数月，虽自小与刘信一同得安氏与刘知远抚养，三人一处长大，秉性却决然不似。刘信又贪又酷，胆子却是最小。刘崇七八尺身材，相貌堂堂，好条大汉，为人甚洒脱，更兼胆大包天，只因家贫，少不得做些无赖胡行，杀牛聚赌，好饮贪杯，安氏劝诫不住，也只得由他。唐亡后民生艰难，耕牛乃是第一等畜力，杀牛罪处罚甚重。刘崇十六岁上因偷牛犯了事，被官府捉去，一绳捆翻，二十板子，黥了面示众十日，自此得了个诨名“刘黥儿”。他的伴当石敢本是泰山人氏，父母早亡，流落到河东，偷窃为生。成人后生得板肋虬筋，焦黄胡须，双臂一挣有千百斤力气，惯使一柄混铁乌云锤，重六十余斤，只因与刘崇意气相投，对天四拜，结为兄弟，亦奉安氏为母。二人整日行郊宿野，专行不法，旬日难得归家。昨夜二人引了条狗子杀了，煮得稀烂，平明鬼市上卖得贯百钱钞，刘崇要把与安夫人买些柴米度日，遂结伴向晋安而行，正逢刘知远。弟兄们数杯下肚，刘崇又问。刘知远酒入愁肠，更添烦闷，遂原本向刘崇、石敢道来。二人不听犹可，闻得李洪信肆意侮辱，毁坏遗物，咬牙切齿地叫将起来。刘知远怕他等惹祸，反用温言劝慰，说好说歹，二人才平下气来。三人又饮了数杯，叫过酒保会了钞，刘崇将剩的钱把与刘知远，拜上安夫人，兄弟们作别。

不表刘知远归家，单说刘崇、石敢别了刘知远，想着李洪信如此这般，心头怒火焰腾腾般升将起来。刘崇是性烈的人，忍不得气，道：“李洪信那厮我原闻得，乃是怪柳沟李员外的长子，叵耐那狗贼如此无礼！挨了一冬，你我熬得清水流，近日天色暖了，我向日见李员外家有条好大黄牛，杀来卖了倒有几两银子花用，那厮又无礼，便取了他的，谅也无甚打紧。”石敢听在肚里，正相契合。二人商议停当，回了下处野庙，挨得日西时，取了家伙器械，拿个膏药贴住面上黥字，寻道奔西村而去。

那李员外是晋安方圆数十里第一大财主。家中累世边豪，部曲私兵数百，跟随沙陀军征战多年，掳掠得一桩大家业，遂弃戎从耕，买房置地，在晋安以西李家庄做起了地主。家中有半日马跑不过的良田，十数年吃不尽的酒米。有子六人，李洪信、李洪质、李洪威（后避周祖讳，改名洪义）、李洪建、李洪彦、李洪业，皆习得多般武艺，尤以四子李洪建了得，好使一口大杆刀，能开六钩之硬弓，射二百余步。除过李洪信在外为将，余下兄弟五人不治事业，镇日挽弓走马，放鹰跑狗，为一乡之患，无人敢去撩拨，有名的唤做“晋安五虎”。更有一女，生得十分颜色，风流婀娜，李员外珍宝一般爱护，只一十五岁，尚未出阁。那村坊本名怪柳沟，自李员外霸住，便改了名叫做李家庄。

刘崇、石敢来到庄前，隐身在大柳树之后，偷眼观看。只见那庄户内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原来今日正是院君夫人寿辰，放买市做贺。远近商贩都来赶场，有本钱的，绫罗绸缎、珍珠翡翠；没本钱的也寻得些糕儿饼儿；实在没有，山地里摘几斤核桃也一篮子提了来赶趁。天色正寒，夜色来得早些，集还未散。二人见人杂，心里那戒备先放了一半，大模大样地从庄门入去，四出看相脚头，只待人散了好下手。

不想事虽百虑，总有一疏，这李家庄内却有人识得他二人，见他二人眼色不正，悄悄与李员外、李洪信说道：“有积年偷牛的刘崇、石敢在内，眼色盱盱地，尽向暗僻处瞟。”李洪信闻言大怒：“何等之人，须长了耳朵，大虫头上也敢挑蛤蚤？”遂唤起兄弟五人，又选了数十个壮健的家丁，围将出去。见二人作痴作呆，乔聋乔哑，李洪建焦躁，喊一声“捉贼”，便领手下冲将过去。刘崇、石敢闻着此言，正如五雷轰顶，拔脚便逃，忙忙如丧家之犬。李氏兄弟紧追不舍，鼓噪喧天：“休要走了刘崇、石敢！”

人二刘崇、石敢夺路逃出庄门，李洪建看得真切，取弓在手，拽满月，放流星，一箭正中刘崇肩窝，扑地倒了。石敢转身欲扶，刘崇挣挫不起，遂以手推之曰：“兄弟只顾走休！莫管我！”石敢看追兵渐近，无奈何，大哭而去。幸而自小长在山中，爬得岭，入得沟，两脚如飞，众人追赶不上，只说罢了。李洪建喝人缚了刘崇，恨声不绝，要拿回去细细地拷问。

不表刘崇失陷在李家庄，单说石敢取了道路，脚深脚浅，直奔晋安村。时为初春，百草不露，放不得马，刘知远只在家中坐地。这日自府衙受辱而回，不敢说与母亲，只言自家失脚，将盔跌破，并府衙应征者众，不曾见得主事，明日再去。安氏十分嗟叹，刘知远看在眼里，亦自愁闷。取了刘崇所与数吊钱钞，带同幼弟刘信买米未回，不想迎头便遇上石敢。见他衣衫破烂，大哭而来，惊问：“兄弟怎的了？”

石敢见是刘知远，哭倒在地。遂将二人前去偷牛相脚头，刘崇被捉，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刘知远闻听，魂飞魄散，目瞪口呆半晌，叫苦不迭，先骂石敢：“你这两个杀才！早命你等莫行此不良之事，母亲多少劝诫，只是不听，图个眼前快活——今日果有此祸！”石敢早被骂得不敢则声，半晌方回：“小弟知错，只是目下二哥已陷在李家庄内，祸害不小，这却如何是好？”

刘知远思忖片刻，叫过刘信，命他回家收拾细软，携上安氏向北边大路而行，凡一切粗重物什尽皆撇下不要，走将慢些等自己兄弟赶上。安置妥当，便向石敢说：“话虽如此，于今世道不好，英雄多有失陷在草莽中者，亦属常情。这厮每逼人太甚，我刘知远也不是怕人的！为兄的这便与你去要人。但是此地已居住不得，我等向北方云州边关去，那里乃是大太保李嗣源所辖，正在用人际，足可安身。”石敢听得拚舌不下，言道：“哥呀，不是小弟怕死，那李家势力大，人马多，你我二人前去要人，如卵投石，济得甚事？”刘知远微微一笑：“文要不可，武要亦不可，我等去智要。贤弟不必慌乱，听为兄安排就是。”说罢，先派刘信归宅打点起身，自己与石敢直向二人下处的野庙来。

那庙破败已久，神像朽坏，疏落落露了些泥草出来。刘知远先对山神像拜了三拜，心中祷告：若得神灵庇佑，兄弟们大难不死，得有出头之日，必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回头看时，石敢早已将那柄混铁乌云锤取在手中，四尺余长短，斗来大锤头，乌黑锃亮。铺下藏有朴刀，刘知远寻根杆棒装上，

三个牙儿扣死，背上弓箭。结束停当，看天色，明月高升，山风彻骨，二人找条大路，直取李家庄而来。

那李氏兄弟拿住了刘崇，正要加力拷问，幸得李小姐是个善良之人，劝谏道：“这些人，抛舍性命，为着一时之快，自有官司处置，一刀一剐，多是他受。兄等又何必多造生业？”她四兄二弟闻言，只得罢了，叫缚锁在柴房之内，因此未曾受苦，只是箭伤入骨，有些难挨。李氏兄弟擒了刘崇，全不当事，自去吃酒，集市经这一场闹，人都是怕事的，也自散了，一时间李家庄口寂然无人。李氏兄弟吃了多半个时辰，各觉困倦，正要歇息，猛听得庄口有人叫骂：“好好送你家刘爷爷出来便罢，若不然，一把火将你这乌庄子烧作白地！”须臾有人来报：那走脱的偷牛贼石敢捉着把铁锤，正在庄门指名讨战。

李洪信大怒，喝令家丁备马，自身穿上那件乌油甲，抬枪上马。李洪建也取大杆刀，五兄弟紧随，尽点庄丁杀将出去。只见月光下，石敢正在庄前摇那大锤，摇一下，骂一声。李洪建听他辱及三代，火冲顶门，拍马上前大叫：“不知死的贼！不要走！吃我一刀！”

石敢呵呵大笑，转身便行，三绕两绕绕入山林，众人追将过去，夜色深林，哪里见半个影子？无不丧气，只得回去。刚进庄门，石敢又跑将出来大骂：“你等不是好汉，许多个并我一个！是好汉子，咱们一个对一个！谁敢来试爷爷的锤？”

李洪信心里那无名业火升了有十数丈高，喝令庄丁点火把，搜山，拼着一夜不寐，誓要捉拿此贼。庄丁们乱哄哄地生起火把，照得庄前有如白昼。石敢见势不好，复又退入山林。李氏兄弟下了马，各领从人搜入林子。石敢惯走野地的人，等闲几十条庄客如何捉他得住？扛着锤，一道烟走出数里。李氏兄弟发了狠，带同庄客搜山窜林，只惊得宿鸟高飞，栖雁夜鸣。

刘知远早来到庄后，蛰伏多时。见得庄丁们渐渐远去，乃提了朴刀，轻轻一蹿，那庄院院墙苦不甚高，刘知远上得院墙，四下探视，此地却是内宅。看得真切，托地一跳，跳进庄来，一旁有条狗子低狺两声，刘知远从怀内摸出半个炊饼，饼内放着些麻药，抛将过去。那犬闻着香甜，几口吃了，登时僵翻在地。刘知远寻思：偌大个庄院，不知二弟在哪里？须得找人来问。正想之间，那李氏小姐夜不能寐，闻得狗吠数声，见丫环熟睡正酣，不忍叫起，

遂自披衣出去看个究竟。刚出得门，被刘知远一把捞住，月光下见这小姐妖烧美丽，心中忍不住有了计较，乃掩住了嘴，耳边喝道：“低声！若喊，便杀了你！洒家并非歹人，急不择路而已。今日捉得的那贼，却是关在何处？”

李小姐大惊，抖索索指指柴房。刘知远会意，低声说：“如此，不恭了。”身边取出麻核桃塞住李小姐樱桃小口，挟在肋下，奔到柴房边，手起一刀，砍断锁头，踢将开门。刘崇正在那里挣命，月光下见是长兄，大喜道：“哥哥救我性命！”

刘知远割断麻绳，刘崇跳起来，在柴房内找把铁叉。兄弟二人出柴房，人到马厩，选好的拉了两匹跳将上去。刘崇急问：“哥哥，我等如何走脱？母亲安在？”

刘知远将李小姐缚了，放在马鞍前，自己跳上马去，挥朴刀将十数匹马的缰绳尽皆斩断，每匹马屁股上搠一朴刀，那马皆惊慌逃命，一时大乱。随后骂刘崇道：“不知死的杀才！此次侥幸，下不可为！我二人从正门杀将出去，外面还有石敢接应，怕他怎的！”刘崇羞愧满面，答应一声，跑开马。两匹马八个蹄子吧嗒吧嗒有如鼓点相似，随着马群冲出庄门。庄院内亦有人听闻，但无非是些老幼妇女，见二人挥动兵刃凶神一般，谁敢出头？

李洪信等正在搜山，听庄门处声响，回头觑时，上得高，看得真切，只见群马惊逃，有二骑随着马群而出，一骑正是刘崇，另一骑上竟是上午府衙门口不晓事的刘知远，携着自己妹子。众兄弟急火攻心，令家丁下山救应，哪里能赶上！先是马群飞奔而过，复又是刘知远、刘崇二骑跑过一射之地。刘知远勒马大喊：“哪个箭伤了舍弟？可出来答话！”李洪建愤怒，跳上一块山石答道：“便是你家李四老爷！晓事的好好放下我妹子，若说半个‘不’字，叫你破家灭门！”刘知远看觑看觑他，呵呵大笑：“无知村汉！本当一箭射死你，奈何洒家已定了主意要娶令妹为妻，若射死了你，没的伤了亲戚和气，与你射个样箭，叫尔等知晓刘老爷手段！”李洪建听得不妙，刚想躲闪，一箭疾如流星，破空飞来，正钉在他头冠之上，将葡萄大一颗珍珠射得粉碎。刘知远立了威，大笑催马而去，李氏兄弟破口大骂，心急如焚，李小姐又羞又愤不提。

刘知远、刘崇会合了石敢、刘信，带同安氏夫人，向云州而去，投托在大太保李嗣源帐下做了士兵，出生入死。因在战阵上救了石敬瑭，属其亲兵，

娶了李小姐做夫人，就与李氏复又修好。李嗣源入洛阳称帝，刘知远从龙有功，做到牙门将军。明宗驾崩，后唐末帝李从珂反，闵帝李从厚势穷幸卫州，石敢随石敬瑭接驾，有相图之心。闵帝从人见其倨傲无礼，动起手来，迫得石敬瑭逃入旁室，闵帝从人攻打甚急，石敬瑭大哭投地：“孤今日合死！谁能为孤解这一难？”石敢应声而出：“大王勿忧！有泰山石敢当之！”遂舍命相斗，杀尽闵帝从人，石敢亦死。石敬瑭感而忆之，使人书其牌位“泰山石敢当”供奉，令天下效，传至今日，为辟邪镇宅之宝。

后石敬瑭称帝，因刘知远从龙重臣，授同平章事，河东节度使。刘崇、刘信与李氏兄弟诸人皆受显职，一门俱荣。天福七年，石敬瑭崩，少帝继位，因景延广谗言，惹动契丹南下，社稷危急，才引出这一彪英雄，打开基业，闹遍乾坤。看官牢记这段话头，欲知诸人本末如何，且看下回，待说话的从头细细道来。

命敬瑭从晋昌帝，以什一册上强强昌西谷，潮海官只美美出群杀口五从人二舞！快何不可，幸而方共！下杀的朕成不！：敬瑭改置河内，昌开武，声一迎答，而前封恭崇朕！！的志册册，立封拜百容否而代，去迎人奔衣内调丑。！虫出书籍昌善调，婚册就建朕官事那那即干温个八昌西？火出靠册，建一新凶兵兵兵人二果，文以说去些县非天册，册只，世真册册，高册上，和册夫回，册声长口册册，山册查五等自册幸高册午土皇皇土册一民，崇朕皇五册一，出而册昌善册册二育，敬册昌册果，册册山不丁案今，小文火皇册皇众。千册口自善册，册成朕册事册不口口。册之册一册册册二崇朕，册成朕皇又及，长而册册册昌皇决！土册册里册册一土册，怒册册册李！！吾答来出册？案合了册册个册！：册大昌册册成朕‘不’个半册善，千册册不册册册册册！谷李四李案册册册！：册答册山册一册本！对册成天！：笑大册册，册册善册善册成朕！！口天案册册册，午册册亲了册册册，册了册册善，妻成册今要要册主了案口案册册册，册册册，因册册册，册不册册册册李！！册千谷李成册册册不册，册册个册册册，册册册册册册册册一大册册善，土土案夫册册册册，米册空册，星荒册册册一差又册小册，册册册册，册大口册册册册李，去而册册笑大，册了立册成朕。册不耐又。

册册册，去而册云向，人大册变册册，册册，册册了合会册册，册册册，册册其册，册册册了册册册册册因。册人册出，册土了册不册册册册册册册

话分两边，细表从头。乱世之中，英雄埋于草莽待机者甚多。石敬瑭图了闵帝，心知末帝李从珂不能相容，遂暗地里结交死士，招兵买马，就命刘知远裁断。正是风云际会，惹起两筹英雄。那二人本是河阳军汉，并非同胞，只因意气相投，结为金兰之好，永相救护。为兄的那个三十有二，七尺身材，虎背熊腰，方面虬髯，为人沉毅不好笑怒，姓史，双名弘肇，字化元。为弟的那个小着两岁，正当而立之年，亦是七尺有余大汉，三络微须，皮肤白皙，不怒自威，姓郭，名威，表字文仲。因少年无赖时纹了花颈，乃是一只青雀振翅欲飞，满营人口顺，都唤他做“郭雀儿”。二人本末，且听说话的细细道来。

史弘肇本河南人，积祖务农，独他却不爱下田营生，扛锄拽耙，就有如要杀了他般相似，却入骨爱刺枪使棒，抡拳踢脚。比成长些时，走及奔马，一日可行得二百里地面。他父史潘数教儿子休要不务正业，整治家事要紧，史弘肇听得烦了，与弟史福商议，将家私让了与他继，自家孤身到大梁投军。是时梁尚未灭，本帅铁枪王彦章爱他骁勇，提拔他做了禁军小校。

郭威乃邢州尧山人氏，本姓常，襁褓失怙，母亲携他改嫁顺州军校郭简。郭简甚是英勇，开得硬弓，跑得劣马，多有战功，三年内直做到顺州刺史之职。旦夕祸福，郭简在军阵上为幽州兵所杀，母亲亦郁郁而终。郭威由姨母韩夫人抚养长大，亦不晓得治田产，整日价打杀力气，张弓舞刀。后潞州留后李继韬欲叛晋附梁，招揽死士，郭威只身应募，小校场上演武，李继韬将一副雁翎锁子甲放在点将台，告诸军士谁能演武得胜，便赐予他。言犹未了，郭威排众而出，抢将上去夺那甲，众军校不服，群起与郭威相斗。郭威左手提甲，右手单臂只拳，打退了三班军士，夺了头筹。李继韬大喜，从此倚为心腹小校。这郭威不独勇壮，亦甚通书算，为人又精细周密，故附梁后两家但有往来，多是着他去，因此与史弘肇相识，一见投缘。

有一日乃是梁末帝生日，汴梁派使节来下书，赐御酒，史弘肇随从护卫。行礼完毕，被郭威拉去吃酒。朋友相见，分外兴头。二人较量些拳棒，说些闲话，十分投机。酒至半酣，郭威起身小解，下得楼来，正要找个东坑，耳听得有人啼哭不止，不由去相看相看。转过街角，见是窜街的小货郎潞哥，只得十多岁，郭威惊问：“何事啼哭？”潞哥见有人问，且兼相识，更加哭个不休，半晌方定，三句一咽、两句一抽讲与郭威。

这潞哥早年丧父，母亲素又多病，他小小年纪，无可奈何，只得每日寻